

起点中文网
www.cmiid.com

江山如画，美人如诗，
娉娉世界，步步生莲。

步步生莲

第三卷
天机
月关◎作品
BUBU SHENGLIAN

太白文艺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步步生蓮 / 月關著. -- 西安: 太白文藝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0681-830-8

步步生蓮

BUBU SHENGLIAN

月關◎作品

太白文藝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步步生莲.3/月关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680-836-8

I.①步… II.①月…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8667 号

步步生莲

著者 月关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70 印张 3500000 字
版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836-8
定价 392.00 元 (十四册)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步步生莲
 第二卷
 天机

- 1 第五十一章 峰回路转
- 13 第五十二章 再遇故友
- 26 第五十三章 再回谷口
- 37 第五十四章 扶摇子显身手
- 50 第五十五章 雄鹰的秘密
- 64 第五十六章 平湖起波澜
- 76 第五十七章 临危舍己
- 87 第五十八章 死生
- 95 第五十九章 醉酒
- 108 第六十章 缔盟
- 118 第六十一章 人至府谷
- 131 第六十二章 天机泄漏
- 144 第六十三章 女儿心思

- 154 第六十四章 唐家兄妹
- 165 第六十五章 西方复西行
- 177 第六十六章 决意
- 188 第六十七章 赶鸭子上架
- 197 第六十八章 绸缪
- 210 第六十九章 不一样的留下
- 224 第七十章 意外之吻
- 236 第七十一章 说服七氏
- 248 第七十二章 率性而为吕洞宾
- 261 第七十三章 塞外相逢
- 275 第七十四章 意外
- 288 第七十五章 精彩宴会

峰回路转 第五十一章

罗克敌、赫龙城、徐海波等几员将领正围坐在那儿商议着什么，一见杨浩来，便纷纷站了起来。罗克敌沙哑着嗓子说道：“杨大人，这片不毛之地咱们谁也不曾来过，还需几天才能走出去现在也全然不知，如今就算咱们的兵士也……粮食和水支撑不了几天了，再这么下去恐怕……”

这条路是他选择的，尽管也曾有人向他叫骂过当初不如闯向铭固，就算被早已等在那儿的契丹人杀个精光，也算死得痛快，总好过走回头路，这样半死不活地受罪，可是这些将领们却不曾有一个对他有过怨言。杨浩嘴上不说，心中却十分感激。听了罗克敌的话，他惭愧地叹了口气，说道：“这都是我的错，没有想到那一路逃命，不止丢光了所有的辎重给养，大家的体力也消耗过甚，已经支撑不住这样的跋涉，是我……把大家带上了绝路。”

罗克敌忙道：“大人千万不要这么说，契丹人已经掌握了我们的东迁的意图，而铭固城外那一片近两百里的旷野，是他们最好的阻击地点，他们不在那里布下重兵等着咱们自投罗网才怪。要怪，只怪我们没有早早听从大人的劝阻，如果早些南下西向，凭着咱们满载的给养，也不会落得这么狼狈。”

杨浩苦笑道：“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不止百姓们已经绝了希望，其实就连我……唉！”

罗克敌说道：“杨大人，末将正与诸位将军商议，咱们再这么走下去，已是死路一条。我想，咱们是不是应该派人出去，想办法往回运粮？这样，咱们这些往外走的人有了盼头，就能多撑几天，走的也快些。如果咱们这边在

往外走，外边同时运粮进来接应，这样路程和时间节省何止一半，说不定可以挽救咱们这些人的性命。”

杨浩直勾勾地看着他，一声不吭。

罗克敌奇怪地说道：“杨大人，你怎么了？”

杨浩涩声道：“派几个人出去，成。可是你们看看这片不毛之地，可有任何标志和可供辨认的路途？派人出去，他们取了粮，如何与咱们的大队人马联络？他们真的带了粮草来，如何知道咱们走到了哪里，与咱们在哪里接应？在这毫无标志的大荒原上，就算他们带来一万人，要跟咱们擦肩而过，彼此也发现不了对方啊。”

几位将军听到这里都呆住了，脸上原本溢起的兴奋顿时一扫而光。如何联系？如何联系？罗克敌苦涩地一笑，颓然坐倒在地。几个人或站或坐，石雕木塑似的怔在那儿久久无言。阳光把他们的身影一点点拖拽起来，拖得长长的……

夜深了，杨浩枕在沙土上刚刚睡去，范老四匆匆走了过来，压低声音道：“大人，大人，快起来。”

杨浩被弄醒了，他噌地一下坐了起来，吃惊地道：“出了什么事？”

“大人噤声。”范老四左右看看，紧张地说道，“大人，一旁说话。”

杨浩匆匆起身，随着他走到一边，问道：“怎么了？”

范老四小声说道：“大人，刚刚死掉一个人。”

这几天哪天不死几个人？杨浩都有些麻木了，他愕然道：“死的是谁，咱们军中的将领？”

范老四摇头道：“不是，是一个普通的百姓。不过，咱们抓来的那个道士说，这人得了瘟病。大人，卑职瞧着也像，听他家里人说，今天上午他还好端端的，可下午便病怏怏的了，结果太阳才落山，他就完蛋了。大人，咱们这支队伍要是再生了瘟病，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属下没敢张扬，要不然消息传开，恐怕咱们的士卒都要逃走一半。”

杨浩心中一紧，忙道：“走，咱们去看看，都有谁知道这信儿。”

范老四边走边道：“幸好如今不管有人生病还是死掉，旁人都懒得过问，如今除了我和刘世轩，还有几名绝对信得过的侍卫亲军，就只有那人的家人和那道士知道，我已经把他们全控制起来了。大人，紧急关头，不可有妇人之仁，你看咱们要不要把那家人和那道士全都……”

他的手掌狠狠向下一劈，杨浩忽地站住，却不是看向他，而是看向几步

之外一堆篝火，篝火旁睡着几个人，还有两个人坐着。他忽然向其中一个有些熟悉身影，放轻了脚步慢慢走过去。

那是个妇人，从杨浩的角度，只能看到她的侧脸，这妇人正是傍晚时为了一口水被那无赖拖进土沟中奸淫的人。她盘膝坐着，怀中抱着一个孩子，旁边一个男人跪坐着，他用身子遮挡着水囊，偷偷地给那孩子喝了几口水，然后赶紧把水囊又藏回怀中，看着儿子唇边的一点水渍，他憨厚的脸上露出几分欢喜：“娘子，多亏了你，要不然儿子就要……这水从哪儿弄来的，这是咱们的救命水啊。”

那个妇人贴了贴儿子的脸蛋，幽幽地说道：“这水……是……是奴家向一个好心人求来的。”

“是谁这么好心啊，为夫给人说尽了好话，都求不来一滴水呢。今儿下午，牛老爷使了两锭金子，才从别人那儿换来一个水囊底子。娘子，人家这么大的恩情，你该引我去谢谢人家才是。”

“这……唔……”那妇人支吾着，神情有些慌乱，就在这时，他们忽然注意到悄然站在一旁的杨浩。那男人马上按紧了藏在胸口的水囊，生怕被他抢去。那妇人忽地认出了杨浩，尽管现在杨浩未着官衣、未佩腰刀，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杨浩。

她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如雪，没有半点血色，她像一个待死之囚，绝望地看着杨浩，身子有些止不住地发抖，眼中露出哀婉乞求的神色。

杨浩忽然明白过来，他看看那个男人，又看看少妇怀里不满周岁的孩子，眼睛有些发热。他慢慢走近了去，轻声道：“大嫂子，这里白天虽热，晚间却凉，小心莫让孩子受了风寒。”

轻轻逗弄了一下那孩子的脸蛋，杨浩又向那男人笑了笑：“水，是本官送给这位大嫂子的，可惜……我也只有这么一点儿了，再坚持一下吧，哪怕是为了孩子，我一定会把大家带出去的，一定。”

轻轻拍了拍那男人的肩膀，杨浩忽地起身大步向前走去。范老四跟在后面，看见杨浩走着走着，忽然举起衣袖擦了擦眼角……

那具死尸已经被范老四的人严密控制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他的家人聚在一起，轻声呜咽着。扶摇子老道盘膝坐在地上，还是一副半睡不醒的模样，只是那脸上也带着几分沉重。

杨浩大步走过去，拱手说道：“道长，请这边说话。”

扶摇子微一颌首，长身而起，随他走到了一边。范老四朝他的手下打了

一个古怪的手势，那些士兵立即四下散开，对他们隐隐形成合围之势，手也悄悄地握紧了刀柄，扶摇子眼角一扫，不以为意地转向杨浩。

杨浩郑重问道：“道长通医术？”

扶摇子微一颌首道：“贫道于丹石岐黄之术，略知一二。”

杨浩又问：“那人……果真生了瘟疫？”

“不错，这病发作极快，一旦生疫，只需半日便能发作，迅速毙命，厉害甚于刀兵。”

杨浩心中一沉，来回踱了几步，说道：“疫症，一旦传开……道长，现在其他人……我是说他的家人，可有染病的可能？”

扶摇子摇摇头道：“如今倒是没有染病的症状，不过这数万人，是否只有他患了瘟疫，眼下还不得而知。”

杨浩蹙眉道：“本官所虑，正在于此。数万百姓，如果瘟疫真的蔓延开来，那真是……”

他霍地抬头，问道：“道长对此病可有治愈之法？”

扶摇子长叹一声，摇头道：“贫道能治，但是没有药物，贫道也束手无策。”

杨浩怅然抬头，看向群星闪烁的天空，苦笑一声道：“我能做的，都已经全做了。剩下的，就看你的了，还望老天垂怜，给我们一条活路。”

他回首叫道：“范老四。”

范老四立即应声赶来，手握刀柄，隐含杀气地看了扶摇子一眼，说道：“大人请吩咐。”

“你带几个人，用布巾掩住口鼻，弄些柴来将那尸首就地火化。”

“是，大人，还有……”

杨浩本已准备离开，听这语气回头一看，只见范老四向他挤眉弄眼，瞄向那道人。杨浩恍然，一拍额头转身说道：“是了，这几日头晕目眩，我也糊涂了。那人的家人以及这位道长，你把他们带离大队好生看管，若至明晨还无异状，才可释他们自由。但须严嘱，不许他们胡乱声张，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范老四呆了呆，只得勉强应了声是。扶摇子有些诧异，再看向杨浩时，眸中便多了一丝异色。

杨浩满心烦躁地往回走，想象无数人身染瘟疫，死不堪言的形状，不禁心乱如麻。恍惚间，他突然被一个人撞倒，那人哎哟一声，站立不住，也摔倒在他旁边。随即便见一个小小的身影扑到那人身上，那人立即尖叫一声甩

开了那个黑影，不想那黑影以惊人的速度再度扑到他的身上，狠狠地咬住了他的脸。

杨浩吓了一跳，还道是有什么小兽伤人，定睛一看，才见是一个小孩子扑到那人身上，正狠狠噬咬着。那人连拍带打，惨叫连天，却甩不脱那孩子，远处一堆篝火旁站起几个百姓，向这边张望着，却没人凑过来看个仔细。

“给我住手！”杨浩厉声喝止，上前提起那孩子背心。那孩子一听他声音，立即欣喜地大叫：“杨浩大叔。”

杨浩这才认出这个像一头骁勇的小狼似的孩子竟是狗儿，杨浩不禁又惊又奇：“狗儿，你在做什么？”杨浩开始也以为狗儿是个男孩子，前天又与狗儿聊天，才知道她竟然是个女孩子。

狗儿一见他，脸上的凶狠全消失了，她小嘴一扁，便哭了起来：“杨浩大叔，这个坏人趁我娘睡着，偷了我们的水囊。军爷每日发的水都只有一点儿，这水囊是我娘辛苦攒下以防万一的。这是个坏人，杨浩大叔，你要帮我。”

杨浩一听气冲斗牛，上前一把揪住那人衣领把他扯了起来，定睛一看那人模样，心中更是愤怒：“竟然是你？你当本官的刀是吃素的吗？竟敢一再犯到我的手上。”

原来这人竟是傍晚时用水囊迫使那妇人就犯的泼皮。这个混蛋用自己的水囊坏人清白，然后又来窃取别人的水囊，杨浩气得浑身发抖，若是钢刀在手，此时必定把他当木桩一般劈为两半，再无二话。

那人被他抓住也不反抗，只是哈哈笑道：“你要杀我？来啊，来啊！我董十六压根就没想过还能活着出去，多活一天也不过是多遭一天罪，我现在什么都怕，就是不怕死。”

杨浩怒不可遏地说道：“你既想死，却来偷别人的水囊？”

那人叹了口气，喃喃地说道：“我是真的想死……所以才想在临死之前快活快活。可是……我想自杀，对自己又下不了狠手，渴得实在难受，这才想要偷水。如今既犯到你手里，你只管杀了我好了。反正，我也不过就是比你们早死两天而已，你们终是要来陪我的，哈哈，哈哈……”

杨浩杀心大起，森然道：“本官不止要杀你，我还要活剐了你，让你留在这儿当个孤魂野鬼。你不用担心我们，我们一定会走出去！”

“嘿嘿，哈哈，可笑，可笑。你凭什么走出去？你可知道从这片荒漠走到水草丰美的子午谷还要走几天？就凭这大队人马的速度，至少还要走七天，七天呐！嘿，到了子午谷又怎么样，还是没有粮，从那儿再到广原城又得十

天,这还是最快的速度。十七天呐,十七天呐,我们还撑得了十七天?倒不如十八层地狱更爽快一些。”

杨浩的身子猛地一震,失声叫道:“你说什么?难道……你走过这条路?”

一心求死的董十六被带到了几位将军面前,他咬紧牙关,什么也不肯说。和颜悦色地询问了半天的赫龙城赫大将军翻脸了,在他几名亲兵拳打脚踢一番折磨之后,董十六成了一只小鬼。

他的鼻梁骨被打折了,满口牙齿也被敲落,鼻子和嘴巴里都淌着血,一只手像鸡爪似的蜷缩着,因为他的五根手指都给拧转了方向。董十六再也撑不住了,惨叫着招了供。

原来,此人竟与杨浩一样都是霸州府人。因为酒醉争妓杀了人,被官府判了死刑。结果朝廷复审的朱批还没有下来,他就越狱逃跑了。他要逃跑自然不能往中原跑,越往南,官府的控制力越强,他唯有逃往西北。

可是因为自霸州通向西北的几条道路都在朝廷控制之中,为了不被官府捉住,他就走了一条自狱中牢犯那儿听说的一条古道。那狱中有个老贼,多次走过这条路,他将路线画给董十六看,董十六把那路线背得烂熟于心,这才开始策划越狱,这条秘道,就是杨浩他们现在所走的这条古河道。

这条路是他一步步走过来的,那些天的亡命经历他至今记忆犹新,又怎么会不记得这条路?董十六当初穿过这条死亡线后,本想再往南行到广原城去,结果到了广原附近才发现城门口还贴着他的海捕通知,于是折身又往北逃,干脆溜到了北汉去。谁承想这一回被大宋军队捞鱼似的一网下去,鱼虾蟹鳖什么东西都一网捞了上来,竟把他这个亡命死囚又给弄了回来。

他当初走这条路时,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粮食、饮水和一些应急的药物等,就是如此他都几乎走到绝望。如今杨浩这支迁徙大军把辎重都丢在了浮云谷口,在他想来,怎么可能活着走到子午谷?

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董十六被带了下去。杨浩把几员大将叫过来围坐在篝火旁,一脸兴奋:“诸位将军,我想……诸位白日所议,现在有了着落了。”

罗克敌等人心思也极机敏,听他一说,立即便想到了董十六的身上,罗克敌道:“大人,莫非你想利用这个董十六救咱们脱困?”

杨浩道:“不错,此人曾经走过这条路,而且还去过广原,简直就是上天垂怜,给咱们送来了这个向导。我的意思是,派人乘快马日夜兼程赶往广原

索要米粮，再用车马送回来，与此同时，咱们的大队人马也全力往前赶，一个迎面去，一个迎面来，这样所用的时间将节省一半都。我们要逃出这绝境，未尝不可能。”

众将听了顿时振奋起来，徐海波想了想，说道：“官家曾下谕，两位钦差可就近征调当地官府米粮、民役，甚至官兵相助。咱们自广原索取粮食，征召民役押送，须得持节钦差方有这个权利。如今……可是由杨大人亲自去吗？”

杨浩略一沉吟，说道：“不成，大军西返是我的主意，杨某誓与众将士百姓共存亡，绝计不会离开。”

赫龙城急不可耐地说道：“杨大人，你不离开，那谁人去得？旁人去了，哪有权力征调粮食、民役、官兵。”

杨浩犹豫道：“如果……咱们请程大人走一趟，怎么样？”

罗克敌、徐海波、赫龙城等将领听了齐齐摇头，就连他们背后的亲兵都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赫龙城是程世雄的人，说话毫无顾忌，他说道：“杨大人是磊落君子，也须防范小人暗算。那程德玄恨不得食你肉、饮你血，你让他去广原，那不是授刀于人吗？”

杨浩摇头道：“赫将军想的差了，杨某并非对他没有防备，只不过这事可不是他一个人去办，事关数万条人命，他再恨我杨浩，也绝不敢在这件事上动手脚。程德玄是个聪明人，他不会干这种图一时之快而不计利害的蠢事。”

杨浩这样想，其他几人可不敢把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那个现在被他们软禁起来的人身上，就连隶属禁军的将领徐海波都敞开心怀，无所忌惮地说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程德玄不用心做事，或者有意拖延，那时我等奈何？如今看来，只有请杨大人走一遭，我们才放心得下。这里你尽管放心，节钺被你拿走，我们把脸一抹，不承认他的钦差身份，他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

众将众口一词，杨浩无奈，只好应承下来道：“好，既如此，咱们便让那董十六绘出地图来，纵不十分准确，想那子午谷旁边有山有河，也易寻找。你们夜晚歇息，白天辨日光而行，且莫迷失了方向，待走到子午谷，便在那里歇息等候。依咱们行军速度，自此往广原去，需十七八天路程，不过我骑快马，日夜兼程，只需三日到四日之间。一到广原，我立即开官仓取粮，征调驷车民夫，将粮食以最快的速度送回来。如果一切顺畅的话，应该差不多与你们前后脚的时候到达子午谷。”

罗克敌振奋而起，说道：“好，就这么定了，明日一早，杨大人便请启程。末将会将钦差亲赴广原运粮的消息晓谕全体军民，必定振奋军心士气，让大家坚持到子午谷去与钦差大人会合。等所载的水和米耗尽时，末将把剩下的几匹马也杀了给大家充饥，应该可以撑得到地方。”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杨浩便带着范老四、刘世轩等几名亲兵急急启程了，随他一起去的，还有那个鼻青脸肿的董十六和那个老道扶摇子。杨浩担心军中会有瘟疫蔓延，此去取粮也要带些药材回来，这扶摇子即知药理，自然也要带上。

8 这是一支奇怪的队伍，一个不问世事的出家人，一个逃至北汉的死囚，一个一心想做官然后回霸州报仇雪恨的家丁，还有几个从了军的马贼。

这一行人，没有一个是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可是拯救数万军民的重任此时却正担在他们的肩上。他们策马驰入了荒原，金色的阳光晒在他们的肩膀上，载着数万军民的最后希望……

今天，是广原知府徐风清的五十二岁寿诞，一大早便贺客迎门，香车宝马络绎不绝。徐知府身着松鹤梅图案的寿星翁，笑容可掬地站在二堂高阶之上亲自迎客，状若福娃。

徐府中，真是谈笑皆豪富，往来无白丁，不一会儿工夫，各种珍贵礼物便堆满了门房和二堂左右廊下披红的长案。徐知府长袖善舞，见客便笑：“哎呀呀，冯老，有劳了有劳了。哎呀呀，杜举人，礼重了礼重了。哎呀呀，骆观察，使不得，使不得，如今官家征讨北汉，正率大军与契丹援军苦战，徐某一介文人，无力上阵杀敌，安守后方，寸功不立，作为食君之禄之人，已是惭愧至极，一个小生日，怎敢当此厚礼？”

贺客们便不免要恭维一番，赞他经营后方，井井有条，各种物资，不断输运，有力支援了前线战事，虽功名不显，实有功于国、有功于民，喜得徐风清眉开眼笑。

待贺客们来的差不多了，徐府里便摆开了盛宴。大户人家一向的规矩，前堂是散席，中堂是贵宾，后堂是女客。徐知府是文人，这宅子布置的极是秀气雅致，中庭是一个大水池，池中假山藤萝，小亭曲桥，水中碧荷成片，锦鲤翻跃，抬眼望去，枝繁叶茂中便露出后宅红楼一角，真如人间仙境。

池中小亭不止一个，呈梅花状排列，中间一亭最大，各亭中都设酒宴，款待各方高朋贵友。众人纷纷落座，贺过了老寿星，便杯筹交错起来，酒过三巡，耳酣脸热，廊下又有丝竹雅乐，倒不觉酷夏盛暑之苦。

徐风清受人恭维了几杯，醉醺醺举起杯来，向各亭中的宾客们高声说道：“诸位好友，诸位好友，且听徐某一言。”

中庭各个厅中的宾客们都停了箸筷酒盏，向他这里望过来。徐风清一手持杯，一手抚髯，微笑道：“诸位，我广原防御使程世雄程大人正率广原男儿随圣驾征讨北汉，劳苦功高啊。徐某与程将军一文一武，共牧广原，程将军征战北国，徐某心甚念之。在此，徐某提议，我等举杯，遥祝官家大败契丹、伐平北汉，建拓土开疆之功。祝我程大将军御前效力，旗开得胜，马到功成，加官晋爵，步步高升。”

“请啊请啊……”众宾客们听了轰然响应，纷纷起立，走到面向北边的亭边，举杯在手，神色肃然，一本正经地随着徐知府遥祝起来。这祝词还没说完，就听月亮门儿那边一阵嘈杂，众人诧异望去，就见七八个蓬头垢面的乞丐冲了进来。迎客的家丁想要阻拦，被其中一个高大的乞丐一推，一跤便跌入了莲花池，碧绿荷叶一阵晃动，待他站起身时，一只青蛙蹲在他的头顶张皇四顾。

徐风清又惊又怒：“岂有此理，何方乞丐来本府闹事？”

北方战事激烈，有些流民已到了广原，广原是由一座军镇发展起来的的城市，虽容纳不了太多居民，不过一些流民还是能照应过来的。徐风清今日寿诞，有意在城中四处搭起赈灾棚子施粥，一来是件功德，二来免得流民闹事，不承想竟有人胆大包天闯到他的府中来了。

就见那几个乞丐闯进了中堂，二话不说便直奔徐知府所在的中间这个大亭而来。月亮门口这才出现徐府的老管家，脚步踉跄，眼见中堂一片混乱，不禁急得搓手。

那七八个乞丐闯过来，一屁股便占了他们的座位，头也不抬，各自如狼似虎，伸出手来抓起食物便风卷残云般地吃起来。看他们破衣烂衫满身泥土，其中一个手像鸡爪子似的蜷在那儿，只有一只手可用，可抢起东西来却比其他人还快得多。

广原通判张胜之一见勃然大怒，高声喝道：“岂有此理，这是哪里来的乞丐扰闹知府大人寿宴？来人，来人，把这几个胆大包天的乞丐给本官抓起来重重惩办。”

那乞丐中有一个人低着头，也不管鱼中有没有刺、肉中有没有骨，只管囫囵吞咽着食物，听见张通判这么吩咐，他抓起一壶美酒，一边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地灌着，一手解开肩上的一个包袱，“当”地一声扔到了张胜之的面前。

上,实在是等不及了。杨某已把钦差节钺给大人看过了,大人知道我是钦差便好。走走走,咱们边走边说……”

杨浩走过来,抓起徐风清的手便往外走,徐风清讶然道:“杨浩,啊不……杨大人,这是往哪里去?”

杨浩一边走,一边说道:“去广原府库官仓!”

其他各席的客人就看见一群乞丐闯进来占据了主席,山吃海喝一阵,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儿,就见其中一个乞儿跳起来扯了徐知府便走。张通判和一众同席的官员贵客们也不阻拦,都乱哄哄地跟在他们后面。那几个披头散发的乞丐簇拥着徐知府便出去了,众宾客不禁又惊又奇,连忙也撇下杯筷跟了上去。一时又有机灵的小厮跑去后堂通报,待徐夫人和徐小姐带着一帮贵妇急匆匆地赶到中庭时,只见杯盘狼藉,已是一个人影也无。

广原大街上出现了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景,知府大人被七八个披头散发的乞丐簇拥着急急往前走,一边走徐知府还脸色沉重地跟旁边那个乞丐接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在他们后面亦步亦趋地紧跟着的,是平素极威严的通判大人。通判大人左手提着一把斧子,右手提着一根鸡毛掸子,气喘吁吁一溜小跑。

再后面是几个徐府门前扛枪守门的大兵,最后面是一帮衣着锦绣的高官、富绅与博学鸿儒。其中老朽的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肥胖的跑得汗如雨下,可是仍然紧追不舍,不肯落下。

百姓们莫名其妙,彼此问问谁也不知端详,便也追在后面跑起来。推车的小贩,抱孩子的妇人,逛街的老太太,越来越多的不知情百姓加入了这支游行大军,浩浩荡荡直奔前方。

杨晋城杨捕头正在巡城,天气热,杨捕头走得没精打采的,他刚躲到一个茶铺子里要了口茶水喝,猛一抬头,就见无数百姓兴高采烈地跑在大街上,把他吓得“噗”地一声便把一口茶水喷到了对面的巡捕身上。

他跳将起来,慌张叫道:“出了什么事,可是流民闹乱子?”

几个跟班的捕快面面相觑,都不晓得出了一什么事情,杨晋城一看,赶紧打发年纪最大的老贾回衙门去叫人。眼看那百姓人山人海,杨捕头吓个半死,叫他赶紧把三班衙役、各房巡捕、民壮弓手尽皆调来听用,再去守城将军处报个信儿,他自己则带着几个巡捕提着刀跟在百姓后面追了上来。

徐风清听杨浩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叫苦:“哎呀,杨大人,本官早已接到朝廷令谕,所经之处各地官府要尽量予以方便的,你

是钦差，既持节钺到了，有如圣上亲临，本官哪有不依从你的道理？可是……霸州府存粮着实不多啊。新扩建的府库官仓才刚刚建好，还不曾储存粮食。旧府库中的存粮前些日子押送到北汉一批，剩下的粮食如今只够全城百姓食用半个月了，霸州的粮队还没到呢。要是大人把粮食全拿走，万一运粮车队像上回一样出了岔子，这广原城就要闹粮荒了……”

杨浩截口说道：“大人，如果是你看到那迁徙大军的凄惨，也一定会毫不犹豫拿粮出来的。这是救命粮，耽搁不得，先把粮食装车让我带走，然后徐大人再紧急从附近城镇或赊买、或借调，以应广原之急吧。”

徐风清也是无奈，杨浩即已找上门来，他就没办法置身事外了。若是任由这几万百姓活活饿死，朝廷的言官学士、各道各路的御史观察岂能不参劾他，那时他无论如何也是脱不了干系的，只是苦着脸答应下来。

可他转念一想，又发愁道：“还事不成啊，杨大人，供几万人食用的粮食得装多少车？押运粮草去北汉的车子一直未见返回，如今府库里可是根本没有几辆车子可用啊。”

杨浩听了心中顿时一沉，他忽地想起上次刚到广原时去过的叶家车行，不由大喜道：“顾不了那许多了，本官是钦差，是有权征调民车民夫的。事不宜迟，咱们兵分两路，徐大人去府库清点粮草，命人马上打包准备起运，本官持节钺去叶家车行借车借人。”

他刚刚转身，忽又止步道：“不成，那些普通百姓哪里认得什么是节钺，徐大人你还得借我个官儿，再借几个兵来壮壮声威才成。对了，这里还有一位道长……”

杨浩把扶摇子老道一把扯到了面前，徐风清一看，眼前分明便是一个乞丐，哪里像个道人？杨浩道：“难民中已有瘟疫迹象，急需一些药物，还请大人派人随这位道长去搜罗一些药材，以便一同运往子午谷。”

徐风清忙回头吩咐道：“张通判，你速随钦差大人往叶家车行借车，征调民役民夫听用。你们几个，都随钦差大人去，有敢抗旨者，尽皆下狱。柴主簿，你随这位道长去搜罗药材，但需什么药材，各大药房不得抗拒，所调药材尽皆记下，本官会奏请朝廷，颁发帑银，调拨饷需，再做偿付。”

张通判和柴主簿连忙答应下来，柴主簿带几个人随扶摇子去取药材，张通判则带着几个兵丁跟在杨浩后面往西角楼大街跑，徐风清自带着剩下的继续往府库走。